

種三第書叢小火烽

集吹橫

著先健王



版出社火烽

售代總社版出活生化文

橫

種三第書叢小火烽

吹

集

著先健王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廣州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角

烽火叢書第三種

橫吹集

著者 王健先

發行者 烽火社

總經理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巨瀨達路福潤里
漢口德潤里第四十號
廣州惠新東街二十號
重慶天主堂街三十號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目次

上海戰歌(一)	一
上海戰歌(二)	三
上海戰歌(三)	五
死與生	七
阿里曼的墜落	一〇
又一年了(爲魯迅先生週年祭作)	一三
她只有二十六年	一四
夥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一六
徐家滙所見	一八
失路人	二〇
憶金絲娘橋	二三
多謝那一夜的砲聲	二六

上海戰歌（二）

誰會憂怖這江頭迷場的毀滅？

誰還擔心爲了這地方的「无宵夜夜！」

在敵人的血雨，我們須努力求活，

求活——奮擊，高呼，東西南北，我們的國

魂速歸來些！

看一羣猛獸被調弄在獵人的雙手；

看片片烽火掩沒了晴空的白晝；

看裸體苦兒撫着創傷，躺在街頭；

看一朵白雲迸落，炸成幾道紅流！

關土，開疆，送多少青年到江邊血葬，

「膺懲，」征服，一只憑着無靈魂的軍閥

幻想他們；也有孀婦，孤兒，流離，苦痛，

平民的災殃；

爲甚麼呢？——這正是血污歷史的一疊

迷眼！

現在，——「表裏山河」却便利了敵人的

車馬，舟楫

現在，——重重鐵索還盡力地把我們細

縛。

縱然塗滅了記憶的顏色，把過去的事件

忘却，

現在！——你是否忍得下這當前的恥辱

低首苟活！

春江夜夜笙歌好，
秋江江上月明高，
來一陣驚風掀起滔天血潮，
笙歌，明月都化作飛彈，流硝。
幾百萬的居民，橫心同笑：
爲結算歷久的血債，我們

忍待着償報，忍待着償報！

享樂與幽閒再不在大家的心中種下根
苗。

這時代的「嚴肅」你與我都應一例嘗
到，

聽，——不是嗎？大江南北也一例有敵騎
的呼嘯！

上海戰歌 (二)

「阿囡的爺，那天阿是十八的那一晚？
有風，有雨，他不怕寒戰。

廠裏起火……東洋人一股勁轟炸，火，啊

噶，火，那駭人的紅天！

一片黑烟，弄堂裏誰也睜不開眼。

「噯，他在這性命交關時，拖着阿媽跳出了火罐。阿拉，

橫豎是女人，還有兩個孩子累在身邊。

天那樣黑，紅火頭一道道飛閃，看啊，楊樹

浦的靠江一面。

炮彈，炸彈那能分清爽格。

身上上澆黏一片，分不出雨和汗。

路在那裏？一陣硫磺氣沖得人倒退，

又聽見四處的怪聲齊喊。

「一陣衝，阿媽擠掉下浦灘，——水，一片

烏黑又變成一片慘藍。

救命啊！對誰喊叫……接來的如熱雹樣的

尖彈向人羣裡穿。倒下去，滾過來……

……只聞得血腥抖上鼻尖……天哪！

阿囡的爺他摸到那一邊？

「還記得他的一聲暴喊！

……現在一個禮拜了，

定規是隨阿媽一去不返！

是槍傷，是踏死，還被水淹？

天哪！屍身不見，講得十全不全！……」

流落街頭盡難民，

衣衫破裂面目昏。

也有兒童新浴血，

哀號淒聲忍復聞！

呼爺喚母群查問，

自從失散死生分。

江邊大火無家去，

逃得生命腹轉輪。

火灼的，鋼刺的，這歷年來的積恨，

像哲理家，我們太無用了，慨歎着人類的

愚蠢！

有今朝，一江秋水紅遍了兩岸，

爲民族，爲我們的苦難者，我們還將一江

血水還報敵人！

上海戰歌 (三)

果真有最後的裁判？

我們不應受地獄的熬煎。

果真有報施不爽的殃慶？

我們更可相信我們正直的行動。

智慧把握在野心者的鐵爪中，

科學機械更充實了他們的獸性。

果真有一「世紀病」的存在？

這便是人類命運的眞哀！

我們不誇大，不病狂，更不是

有戰爭的嗜好。我們知道：血塗郊原，

屍橫江河，處處關山，在未來

白骨青燐，水沒了他們的深痛，沈寃！

衛國的壯士，被軍閥強派來的異國青年，

尖刀，火彈，作了他們陌生的介紹，

拚死命在戰場上衝突周旋。

世界悲劇永遠是一套鏈環，

但不打斷鏈環這悲劇無日演完！

看：多少家庭永打成離散，

多少兒女都被挑上鎗尖，

多少樓閣在火光中一霎消散，

多少田野把收穫丟在一邊。

我們沒曾對異族侵犯，隔一道水海，

他們却早已拉下了無情的鐵面。

自由，化做了飛灰被踐踏踐，

國家，須憑他們的意志毀壞摧殘。

戰！我們到現在方才共同抗戰！

要擊碎鐵爪，以血還血，作一次澈底清算。

我們扮演着世界悲劇的角色；

我們不遲回，不低頭，不覺得驕矜與羞慚。

我們能坐看未來的報施？

我們能靜待最後的裁判？

否，否，我們要拚死爭回我們的「當前」！

這世界是否要像火山的爆裂？

全人類是否要被科學的武器毀滅？

我們，面對着恥辱與嚴肅的「當前」，

誰能計較未來的憂喜，完缺！

我們，用正義爭回我們的屈服，

我們，鋪成血路引導新世界的青年。

現在到了我們所酷愛的和平反面，

向前！向前！我們歡喜踏上尖銳的刀山！

深痛，沈寃現在要從何方清看？

有一天，終須打斷了鐵爪握住的鏈環，

有一天，這世界纔聽到黎明的叫喚！

到那時，我們方把這本血賬結成清篇！

八月二十八日

死 與 生

一

誰曾真吃過永不死的靈芝？

誰曾見過一千年長留的「活害」？（註）

「死生亦大矣！」從哲理上看，這問題

不是一粒芥是的，生以勞存；

死以佚在，死是安息和平，無怖，無礙。

幾千年來，我們用歎息，眼淚，

葬埋了人間過去的一個世代，一個世代。

血肉，骨灰，在土壤中培生着我們

食物的根芽，滋養着下一輩的嬰孩！

死，難道不是新生的原始嗎？

死，他潛藏着生機萌發的將來！

以血生血，以力生力，以死亡，——安息，

給後人先償還了生之欠債！

「死生亦大矣！」那又是多平凡，多尋常，

你何必驚怪我們！——

從兒啼時已負起死亡與更生的使命，

不折，不扣，是誰能逃却這到時的

淘汰？到頭，歎息，眼淚，只掩埋了屍骸，

却也培養着新的力，迸出在土壤外。

二

默默地生了，又默默地死去，

這世界永遠是一齣悲喜劇的混合扮演。

多少角色在情緒與希望的顛倒中，

爲生與死，哭，笑，唱，做出發與歸還。

但是，時代應分派我們演出壯烈的史劇，將精采，活力，一準要塗上血的幕面！

我們——現在是壯烈史劇中的一員，

我們，不是爲向四圍的觀客博得掌聲，

我們，更不爲翻觔斗作滑稽的表現。

生，在這重頭劇的終場後，

死，他扳起嚴重的面孔站在當前！

莫把勇氣消失於對方的鑼鼓喧天，

莫怕未來我們的衣服被污血濺滿。

好在我們從此不再默默了！

我們，也像世界舞台的角色舒動腿，拳。

應分——我們用得到甚麼籌思與顧念！

看，四圍風雨中交織成血腥一片，

這舞台也有我們的還擊，高喊。

把生與死用力量解去糾纏，

朋友，你不會忘記我們的角色四萬萬五

千萬！

三

死，死何曾給我們威脅，反把我們的精神

堅定。

是的：居庸關外，永定河邊，吳淞江上，還有，

還有，

數不清的田原，郵落，城市與灣，港，車，舟！

死，肢體殘斷，心腸躍碎，女人的裸體，嬰孩

的頭！

死！到現在我們還向敵方作情理的申求？

還能把人道講義說與瘋狂的獐狗？

但，死得盡嗎？我們的種族，我們自古立國

的「神州」

誰不已受過這壯劇的第一課，「復仇！」
我們即是好和平的扮演者，也應覺出人類的恥羞！

「生於斯，死於斯，」無論如何，我們是故國的生物，

無論何時，我們終有我們的存留！

要用死之力織一個迷網——

想：樣，便把我們民族的精神一網全收。

這不具癡人的毒想，不需再問我們的敵

與友。

救！

我們早預備着血肉奪取我們的未來，

以血生血，以力生力，以死亡作再生的援

敵，你們的毒力到處填滿吧，

朋友，——我們向前去，先要衝過這一個

血洗的新秋！

（註）「活害」是一種俗語，所謂「好人不長

壽，「活害」一千年。」初不知此二字之

寫法，以意揣如此，或不錯也。

阿利曼的墜落（註二）

毒蛇屈伏在草莽的窟穴。

就是人影牠並不會饒過；

惡笑着慘吃生母的鴉鳥，

向來歡喜在黑夜裏叫嘯。

人類精神已全沈入污血的地獄，

是否我們有力的手，光明的眼睛，

要變做毒蛇的歧舌，鴉鳥的凶暴？

蒙一層人型面具便宜了口舌爭吵，

文化，道德，思想，都充做劫火的燒料！

受難的苦痛是「武士」的藝術鑑賞，

向四方威喝！看這一隻魔手伸得多高。

一切人力，一切財富，一切的慘痛，憂傷，

「來，毀滅，毀滅，——再一個毀滅！

是悲慘嗎，肢體飛舞與心肝的活躍？

你們，不甘心做日出國的奴隸，臣民，

你們，便該當用全體的血洗磨鋼刀；

你們以前曾不知征服者的技巧，

你們，青年，老人，幼孩都得填平這條血道！

看！迸散的火球，多美麗，落自雲霄，

看！顛顛，手，脚，都供給「王道」人的狂笑！

向江邊，一道清流沖入血潮；

向窮人草屋作火雨的洗滌；

向池中遊魚來一次剝鱗的轟爆！（註二）

讓全人類眼睛看「大和魂」的橫傲。

牠的兩隻鉄翼標明了「邪惡」與「黑暗」

阿利曼從墳墓中又一次的奔跑。

曾聽說過，用鉄與血維繫住民族的生命，

如今這兩個字也蒙上了恥辱的惡嘲。

他們說：他們是含有各民族的血液，

是將各民族的文化凝消。

他們說：四海之內都是親愛的同胞，

他們要建立世界的人道！

但來了，阿利曼的毒威隨着跨耀，

牠越過黃海，南海與北方的大陸，

牠攪起了腥風，毒疫，血雨與驚濤。

牠噴出一羣瘋獸口中的毒汁，

播散着憎恨，痛惡，全世界的煩惱！

不錯，勇敢是利帝利的德性，（註三）

却不是一任阿利曼罪惡的咆哮。

良心的聖地變做汚池，

把理性智慧全在瀰裏。

是民族精神迷了路途？

還是文化銷鎔的末日？

永存的罪孽裏

牠膠粘住牠的雙翼；

黑暗的虛空裏

牠墜落了牠的本體。

我們，誰能忘記，誰能放下復仇的鞭，笞，
誰能看不見，我們的男女，我們的嬰兒！
我們冷視阿利曼散布無理性的瘋怒，

我們用「光明」氣力擊碎了牠的翅子！

已經撕破了的衣衫那能顧惜，

我們勇敢地把劍傷獻與天日！

要創立「光明的王國」這是時機，

不退縮，不驚怕，更沒有猶豫回顧。

洗一片山河，用我們的熱血沖盡恥辱，

放一把光明火簇引着衆行星的光體！

阿利曼有墜落的一天，

牠目今受嚴刑的裁判。

苦難降臨在那片土地，

靈與肉都有難堪的慘！

我們不幸應分做裁判的前驅，

我們也幸而有正義造成盾面。

我們曾不敢掀起驕傲的思潮。

拚合着生命的總體衝破黑暗。

時代不饒過我們以往的疎失，

當前，生或死激起有力的誠度！

實現——阿利曼有墜落的一天，

那毒蛇，鴉鳥也銷毀了牠們的形體，

纔真散發出戰的芬芳與戰的氣力；

良心的聖地也能顯露光明的平面！

九月二十七日晚寫成

(註一)阿利曼(Ahiman)乃古波斯民族

神話中代表「邪惡」與「黑暗」的王

國亦即「邪惡」與「黑暗」的本體。

(註二)前數日日機轟炸南京某處水池中魚

類死者甚多見九月二十六日各報

(註三)利帝利(Kalastiras)屬於古印

階級中的第二階級指武士與統治者。

又一年了

又一年了，毒風橫吹着血雨，
大江邊消失了年年秋草綠。
一枝蘆葦，一道河濱，一個樣，
受過洗禮，飲過葡萄酒漿！

又一年了！

你沒曾安眠在秋楊的墳園，
筆尖上的銳眼，

到處看透了這古國的災難。
你自然聽到，

激起每個人的靈魂的巨響；
你早喜盼着，

「阿Q」的衆生相會激起憤怒的風旋。

生前，曾不發一聲呻吟，不沈入淒歎，

投一支標鎗黑暗中明光飛閃。

你的周圍現在正演出民族的義戰，

血泊中的少年應記着當年的「吶喊」。

中國也有翻身的一天，

幽冥不隔喜悅的遞傳！

四郊全奏着周年祭的壯樂，

聽風，雨，砲火，是壯樂的飛絃。

她只有二十六年

一警火光在歷史中飛閃，

辛勞，爭殺，恥辱，憤恨，

都爆發在火苗的尖端。

你回顧忘不了這廿六年！

種一根火種在胸頭燦爛，

一絲希望把青春燒燃。

頭一回光明的雙十字，

城市，鄉鎮，每個家門照遍。

秋風從漢江吹起人民的

凱旋，寫就了和平文卷。

淚溢在目眶，歡撥心胸，

從此整頓起漢家的江山！

一年了，塵土打沒了火苗的尖端，

顏色，風雨中變成黯淡。

是的，論時間她正當青春，

殘廢，疲弱，秋來，她贖下一聲淒歎！

沒有舒暢的喜劇她曾經扮演；

也沒有真悲劇，偉壯的表現。

一雙隻魔手把光輝塗掉，

雙十字，幽靈似地在虛空飛懸。

到處是毒箭，狼牙，與無恥的誇炫，

時時是傷心歎氣，火上熬煎。

血痕，餓泪，有多少堆金積骸？

我們的雙十字呢，她早已藏了笑臉。

這中間會有過震斗的急管繁絃，

她曾經仰起雙目望着白日青天。

來一陣破空音樂，把期待譜成曲調，

她想在壯烈的韻律中爭回華年。

必然的風暴過海盤旋，

那時季不是一時突變。

盪流着血河到處氾濫，

在那裡，她的微光重現！

如今，她的國士到處有「傷，箭痕，

如今她要把精神向全世界貢獻！

她的雙手高舉着「正義」與「自由

的旗幟，

點着了光明的火炬她敢向魔鬼對面！

如今，他的青春的身影不會消逝，

看生之躍動，力之迸發，她依然是

有新生的強健。要恢復她依光輝，

你記得，到現在她只有二十六年！

爲廿六年雙十節紀念日作

夥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一

夥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人的肉，人的筋骨，和人的臟腑……
從稻田裏，葦灘裏，北方平原與山谷，
散布開迷人的芬芳，衝過長空。
你瞧，皎白的秋星點紅了眼睛。
你聽，槍砲瘋狂了做渴血的夢。
這深夜再容不得假作朦朧，
多輕，多細，一隻蛭也叫出他的冤痛。
不是蕭瑟，不是淒清，吹來這陣腥風，
自然，你聽到傷兵的慘叫，女人哀泣，
但這不會搖動了勇敢者壯氣，

你要聽，要得到，腥風中的言語！

二

「吹來，吹來，越過血流的河溝，火窟；
吹來，吹來，我們到處踏平魔鬼的腳迹。
那高峯，夾道，掩沒了樹葉的高吟，低嘯，
火彈，巨響——空中的鋼鐵相合伴舞。
夜，她在黑暗的翼下裸出身體，
我們把正義的喊聲到處傳布。
我們也伸出雙手，曾被魔鬼的血污。
感謝！那一片黃水的江空，月明，
她的光輝，遠遠的，亮亮的，送我們飛行。
有我們的使命，也有她的光明見證！」

我們，快快去將冤憤，激怒，熱情，
播散到城市，鄉邨，每個人的心中。

三

「四千年故國自有她永恆的生命，
彎曲黃河，肥沃的揚子，多少山河，
多少物產，與過去歷史上的英雄，
在土地上，他們先人曾有過鮮明的印迹，
在風雨中，他們曾不停止他們的行程，
由北來，地方的印迹沒逃過我們的眼睛，
現在，勇敢的到處喊出大戰的怒聲！
中國——這多動人的名字又重新跳躍了，
他們迅速地，鮮明地，衝動世界人的心胸！
不怕魔鬼的播弄，不管辛苦的飛行，
我們為這兩個字——中國——有我們的
使命！

你能憎恨麼，雖然我們是一陣腥風！

四

夥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
你更應該牢記着他分送的話語！
中國——為這兩個字，從今以後，
你不會迷失了你的路途；你更不會
不認識腥風來處，魔鬼的狼毒！
時代的引誘，能讓我我在夢裏
安度？刀光，火影，那一條條的屍屍，
為中國，他們不再怕刀火的威逼；
為中國，他們永笑的靈魂心安意足！
他們領受腥風的使命，在生與死的
關口，為中國插下了血紅的旗幟。
夥伴，你聞到腥風，也認明旗上的二字！

十月二日夜半

徐家匯所見

生前多少磨難還贖不下一次平安的死！
一行列白衣人，他們低唸着神怪的頌詩。

這窄街小門擠滿淒涼的男女，
冷颼颼，每個眼光向蒼空注視。
餓狗尾巴拖着掘地窟的鬆土，
軟黃的一道淺溝還撿上血跡。

清峭的秋風

勁打着他們的薄衣，

上面十字架

寂寞中吐一聲歎息！

小道嵌入碎石子的巧樣圖案，

尖樓上異國的三色旗迎風高懸。

我們的壯士在那一面橫着鎗尖。

一道濁流密浮着臥屍樣的木船。

一車白米，一車柴炭，一車車的香烟，

雙汽輪也塗上了黃泥的醜面。

前去，前去，他們勇敢地繞過郊園，

「你猜格些末事，是勿是開往前綫？」

送葬人的身影被大教堂的鐵門吞入，

默默地跪倒壓住了抽咽的聲息。

「多慘呀，交關，一家人攢死了三口，

紅十字醫院裏還餘下瞎眼的孩子！

正是鄉下裡吃夜飯的辰光，

偏偏東洋飛機落蛋格末希奇！

一灣血水，大火連燒了隔壁，

巧勿巧，那家老太婆還做着冬衣，

一塊熱鐵打碎喇伊拉的頭顱，

一俺俺白髮，血粘住阿拉家的竹籬——

大十字架似蒙上一張暗紙，

西風掠水上皺起一層暗綠。

幾聲炸炮在高空騰起，

多少寒蟲荒原中低泣！

一羣白衣人重向小巷中隱沒，

推開雲層，月亮也含一臉慘悽。

看！一炷紅烟從東北方向上突冒，

今夜，也有我們的鐵鳥在江邊襲擊！

失 路 人

慘紅的夕陽蒸發出柏油路的毒熱，
一朵朵迸破的彈花空中散開白結。
馳，四面飛聽過的炮聲，遲緩了脚步，
低頭前去，心中正激躍着沸騰的熱血。

九月的初旬呀，一聲聲知了猶唱清歌，
高加索身型的少女沿鋪道蹙眉經過，
短鎗黃衣，柬埔寨壯士。臉上一片油黃，
他，眼望晴空，似在找那隻鐵鳥的「婆娑」。

這是我們國家的泥土，如今
我們躲在這裏，愧聽前線上生命相搏！

多少壯士，爲國家血染江河，
我們幹甚麼呀！任管怎樣的巧說。

一角紅樓上迸散出曲調的淒切，
似爲遠方的少婦，把秋夜

夢情對心中的征人低說；
也許，那河邊白骨還有靈的知覺？

是爭鬥，總得向死中求活，

我們的血淚要澆開自由的花朵！
就是將多少老母，少婦的柔心揉碎，
爲我們的兒童也值得熱血一噴。

是呀，人間何世？這是甚麼地方？

血肉築成堡壘，巨響震醒了「落漠」。

郊原，河流，鄉村，城市都被敵人的血手凌
過，

一片雲，一陣風，也帶來人類的惡毒！

「先生……先生！抖咽的輕音從車輪

聲中迸破，

一臉污塵，那裡來，失路人的飄泊。

右臂上不會走的嬰雛紅腫了眼角，

緊跟着阿爹左手牽引的阿哥。

「先……生，救救啊！我從楊樹浦的

火窟裏逃脫。我家在揚州，隔路程不多。

現在，孩子倆，你看，瘦得皮包骨，

不要命，想回故鄉，擠上火車，路費無着！

「先……生，碼頭邊擺一個小攤安住生
活，

兩年來她從紗廠裏，每天，大洋三角，

一天天，我們用粗米黑麵，把日子挨過，

想不到，這樣，如今還落得人亡家破。

「先……生！自從大砲把碼頭轟破，

日本兵，來來去去到處是鎗彈飛火，

我沒了生意，還捨不得那一屋的家私，

不見笑！我們沒有銅鈿早過蘇州河。

「他們的媽，到街口買物事，四個整天

形影不見，那幾日，多少人——中國人的

血到處染成紅窟。又是一禮拜，我

在破屋裏瞪着眼聽鬼叫，白天，夜夜！

「放火了，快快逃！」西洋人沿街喊叫。

就那天，我領了孩子也衝上卡車。

把窮命三條從人家的鎗尖中逃過，

從此，沒了住處，沒了飯食，更不知她的死

活！

「有收容所，你應該問路投住啊，

老是在街頭流浪……」

「先生……你該知道收容所人那樣多，

一進大門便加上鐵鎖。

米飯來，誰也想擠上去救救急餓，

先生，還不如沿街乞討，弄堂裏暈覺。」

黃昏後，熱風吹掠着大星暗裏閃爍。

滿街的嘈音，滿街的步履，滿街的樓閣！

還彷彿三兩聲砲彈在那處飛墮，

再聽，紅樓上的哀音如樓，空聞孀婦。

九月八日晚，在滬西區道遇一揚州小販，抱一幼女，蟠一四五齡之男孩，臂上一破布包無他物，髮長，面黑憔悴，疲乏，舉步已難。二孩瘦極，狀至可憐。男子低聲求助，予詢其行蹤，具如詩中所述。他不往收容所理由如是。但全上海之收容所決不能盡如所告。他或偶見人衆擁塞爭取食物，故情願作街頭流浪人耶？

九月九日夜中

憶金絲娘橋

「甚麼橋？斤四兩，好奇怪的名字！讓我看，怎樣寫，路旁的黑字標記？噢，你看，『金絲娘』多漂亮，你再不會忘記。好！配得上這初秋風雨中江南的景物。」

淺水中蘆葦的白髮剛剛飄拂，

幾隻小鳥衝破郊原的地平紫氣。

雖有一陣細雨卻不會遮住——

金黃的——稻田，空翠的——疎林，棕黑的——

簑笠。

冷冷斜風送我們飛馳過雲間的秋郊，

已近黃昏，沿海塘回望着美麗的古橋。
鄉間茅房，一樓樓烟高掠過樹梢。
似有個故事中的主角蹙眉，淒笑。

隔一道柳岸低田中水在喧叫，
載竹笠的女孩子牛背上癡跳。
輕茫茫，一片水烟把村落失掉，
遠遠，一棹白帆像海鷗的輕颯。

又一個深秋，報紙上重看見這奇怪的名
字，

如血，如火，瘋狂的屠手沿海堤從這邊突

入。

金絲橋上正交織着血絲！
稀落秀整的鄉村風雨中，
男女兒童有多少生離死屈？
探照燈正閃耀着飛彈爭逐，
抖滿郊落葉，牠們在泥濘裏哀泣！
一邊，壯士吶喊的合圍聲四方叫起！
我們不再憧憬了，

那處地方沒被過血污！
我們還再遲疑麼？

瘋獸早磨尖了有毒的牙齒！
江南再一度披上血衣，
有婦女的欺侮兒童的屠戮！
他們可知人道的顧惜？

火雨曾澆過多少城市！

是太平時粉飾着絲稻的肥區，
是詩人們幻想中的水鄉烟蕪。
從黃海飛衝來大小鐵艦，
蒼空墮下無數的爆火連珠。
他們早想把這片肥區攫取，
詩人幻想也變成慘酷的畫圖！

如今金絲橋上正交織着血絲，
作甚麼回憶呢？稻田，疎林，衰笠，
柳岸，低塘，向人搖曳的蘆蒲，
否！回憶已抹上勇敢的畫面，
情願在她的豔屍上塗遍血污，
是偉壯的戰跡纔不負秀麗的風物！

去年秋日由滬乘汽車赴杭，道經金絲娘橋，風景極佳，同行者對此橋名尤感興趣，作爲談話資料。今敵兵竟衝進此地，將和平美麗的江鄉變作戰場，回憶舊遊，有感於當前的抗戰，遂成此詩。

多謝那一夜的炮聲

月，刷亮了大野也刷亮了

槍尖與人影。

西風，從江心掀起多少年

沉痛的呼應。

漁邨，茅屋，垂柳隄，以前都

做着和平夢。

畫一道長江還想在這裏

抓得住繁榮？

這一次月亮變了顏色，風

他換了口令。

多謝，那一夜的砲聲！

我們不須在江南的夜景裡呻吟，

我們要勇敢地接受夜景的創痛！

寸田，尺土是我們祖宗的血肉培成，

撒一把自由花園繞住我們的國境。

曾沒有金珠，權勢可償還亡國的煩冤，

空留下一江水可能限住胡馬的縱橫？

過去的歷史已有過多少傷心的血證？

我們，緊聯起南北血線築一座新長城。

如今，戰雲漫住了古邊塞，

江南，也從溫柔的夢中抖醒。

江北，江南都幹着生死的火併，

血衝秋夜纔對得住明月清風！

多謝，那一夜的砲聲！



\$10